

我的模特生涯

高等美术学府的裸体模特
忍受着
精神的重负
体力的消耗
透支着
美丽的青春
滋润着
崇高的艺术

戴国顺 著

戴国顺 著

我的 模特生涯

1247.57

花城出版社

戴国顺 著



我的 模特生涯
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模特生涯/戴国顺著. —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1999
ISBN 7-5360-3118-1

I.我… II.戴… III.中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32651 号

我的模特生涯

戴国顺 著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南海市彩印制本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7.25 印张 1 插页 140,000 字

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8,000 册

ISBN 7-5360-3118-1

I·2631 定价: 13.5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小 引

我有两间画室兼写作间，一间在家里，一间在学校，虽然简陋，同行们尤其是业余画家们十分羡慕。我长期以来养成一个习惯，画画过程中悟到些什么，便放下画笔，拿起钢笔，简约地记录下来，材料积累多了，便整理出《写给未来的画家》、《人物行为与造型特征》两部书稿。《我的模特生涯》是连续画了一年多女裸模特的副产品。我早年就读于广州美术学院版画系，后来改画油画，为了补上色彩研究这一课，我便埋头于色彩写生，而最理想的描绘对象是女性裸体，那微妙的光色变化和完美的造型是其他物象无可比拟的，于是便有了一个时期专攻女裸油画的举措。那段时间，除了星期天和寒暑假十来天模特小姐假期，绝大多数时间和女裸模特何艳在一起，包括在课堂授课和在画室画画。何艳是我院的合同制模特，作为学院的一员，相处融洽，相知较深。在画室里写生，我常和何艳聊天，本书所描述的裸体模特工作、生活和爱情波折，都是她断断续续地叙说的，是她的模特生涯纪实。为了保持她叙说的原貌，故书名为《我的模特生涯》。

1999年8月补记于西园里下

目 录

小 引	(1)
兼 职	(1)
从着衣到裸体	(7)
一起走上模特台	(20)
模特科长的苦恼	(27)
老师们对她很好	(34)
在私人画室	(42)
比 例	(48)
君子动口不动手	(54)
竹门与木门	(61)
藤缠树	(71)
误上圈套	(79)
带香味的名片	(89)
一支好签	(95)
阴 影	(104)
学门技艺好傍身	(110)
醋 意	(117)
摔了一跤	(124)

柳暗花明.....	(132)
模特公司.....	(141)
同道相助.....	(149)
女裸群中的男裸.....	(154)
鸿 沟.....	(162)
一位客串的女裸模特.....	(169)
好歹干下去.....	(179)

兼 职

我从赣西北山区来到穗州，在表姐情夫开的酒楼里当收款员。刚进酒楼时，我还以为老板是表姐夫啦。我真不明白，表姐为什么心甘情愿当二奶，和另外一个女人共分一个男人。表姐身段好，高挑白净，脸蛋漂亮，斯文大方，才22岁，找个年纪相当的男朋友不难啊。有天晚上，我因事到酒楼303房找表姐，表姐正在浴室洗澡，她裹着浴巾开了门，让我在房间里等她。浴室里的流水声单调地响个不停，看来表姐要冲个透凉才肯出来。我坐得有点无聊，便逐样察看房间里的东西。梳妆台化妆盒压着一张单子，我随手拿起盒子，原来是一张当天刚办妥的定期大额存款单，5个零前面加个1字。收款员本能地对数字敏感，我心里一震：哇，表姐有10万元存款！自己一辈子恐怕也积攒不到这个数。我终于明白，表姐为什么会委身侍候老板了。我不会鄙视表姐，不过也不羡慕。我才18岁，日子长着呢，何必委屈自己。

春节过后，酒楼因市道影响，生意逐渐不景气了，楼面日见冷清，老板开始裁员，一些姐妹到外面找到了工作，陆续走了。因为有表姐这层关系，酒楼里暂时不会裁减我。不过我是个懂事的人，我不想让表姐难做。我和孙春兰结伴到

外面找工作，凡是店面贴有“招女工”字样的食肆，我们都进去问问。一家小食店急聘服务员，老板知道我们是在酒楼做过的熟手，原打算两个都雇，但听见我们在叽哩呱啦地说着外省家乡话，便说：“你们两个，我只能招一个。”

“你这里不是写着招女工数名吗？为什么只要一个？”我不愿意两个人分开，便争辩道。

“是这样的，”老板用夹生的国语说，“你们两个是同一个地方的姐妹，要走时拍拍屁股一起走了，我一下子少了两个人，没法开档了。你们看谁愿意在我这里做，然后再谈细节。”

我自恃自己长相还好，嘴巴也不笨，便对孙春兰说：“你在这里做吧，我自己再去找，等我找到了，再来联络你。”

我辞别孙春兰，独自一人去搵工。我在社会上前前后后闯荡了三年，自信长进了许多。离开孙春兰后，走了几个铺位，又看到“招女服务员”的红纸广告。便进去找到老板，跟老板谈过，在楼面试过，老板很满意，我也觉得这里的条件还可以，便马上把行李搬了过来。

我上的是夜班，从下午5点半开始到凌晨1点，酒楼供给该班员工的晚餐和夜宵。别人说我长相甜美，性格活跃，语言可人，很得顾客喜欢。有个本地青年经常光顾夜餐，以前谁招呼他都可以，我来了以后，他非要我招呼不可，而且几乎每个晚上必到。我能留住客人，老板当然高兴，自己干得也开心。

每天干到凌晨1点，吃完夜宵，洗完澡，已经是两点多了，睡下去便醒不来，一直睡到中饭时候，下午没事便到街

上转转。每天都是阴阳颠倒，夜晚工作白天睡，快成了个阴间人了。阳光晒多了人会变黑变老，但没阳光也是很惨的。我在阳光下的马路上逛了一阵子，觉得热辣辣的，便回到骑楼内，边走边看两旁店铺林林总总的商业广告，和街上行人各种款式的流动时装展示。

“何艳！”一个男孩突然站在我面前，把我吓了一跳。哦，原来是好久没有见过的李小豆。

“李小豆！到哪里发财啊？”我也学着生意人的问候，图个好意头。

两个人都介绍了各自的打工近况。李小豆说：“你晚上上班，白天可以到美术学院做模特工作嘛。你长相好看，一定受欢迎。”

“模特？就是电视上那些穿着时装走来走去扭屁股的小姐？”

“不是那种模特。你讲的是时装模特，时装模特身高要一米八左右，你不够格。她们只赚钱不吃饭，饿得瘦瘦的，要短命的，划不来。美术学院用的是画画模特。你坐在那里，让学生画你。你穿什么衣服，他们就画你穿什么衣服，画得很像，很好看，比照相还好看。”

“不行，我一睡就睡死了，早上醒不来。”我对自己缺乏信心。

“你买个闹钟嘛，响的时间长一点准能吵醒你；一个不够，买两个，左一个右一个，还怕闹不醒？”

“工钱多少呢？”打工是为了赚钱，算算有赚头再说。

“一个早上16块钱。从早上8点到11点半。你吃完午饭还可以睡嘛。”

“也好，一个星期多赚 80 块钱，可以干。”

李小豆带我到美术学院模特科见了方科长。方科长一见我就喜欢得不得了，她说像我这样清纯的姑娘不好找。“你下星期一来上班吧，就穿这套衣服来，白雪公主，很好看。”

我也要“炒更”了。广东人把干本职工作以外的赚钱活叫作炒更，大概是从古时候巡查守夜打更鼓那里引伸来的吧。明天就要开始当兼职模特了，下班后我草草吃了夜宵，快手快脚洗完澡便上床睡了。早上 7 点给闹钟闹醒了，我赶紧把脸面收拾一下，挎上小手袋便走。到外面摊档买了两个面包，坐在摇晃拥挤的车上吃早餐。早餐吃完，车也到了目的地了。我平时不吃早餐，李小豆说一定要吃饱了，坐在那里稳稳当当，脸色会好看一些，学生画得来劲，作品肯定棒。

早上来点名报到的模特真多，男男女女一大群，有年轻漂亮的女性，也有老而壮实的大伯，慈爱可亲的婶婶，还有两位高个子青年。方科长把课表交给我，说上完一周课后，要任课老师填写课时和备注栏，一定要老师签名，凭这个才能领工资。等了一会，一个 30 多岁的男士来把我带走。他说他是国画系研修班的班长，姓侯，他们现在上的是工笔人物画课程，他说我这套衣服很入画，衣纹流畅，色彩淡雅，叫我每天早上都穿来上课，五个早上都不能例外。

“那不是很脏吗？我不习惯穿脏衣服。”

“你回去把它洗干净，早上再穿嘛。”

“我们住得很挤，怕干不了。”

“你明天多带一套衣服来，下课后把这套换下来洗了，晾在教室里，早上来了再换上。”

“难看死了，教室要上课的，还是我自己解决吧。”说话间便到了教室。

国画系硕士课程研修班人数不多，只有六个人。他们让我自己随意摆了个坐得舒服的动作，然后让我把手放的位置改动了一下，一只脚再往前伸一点，大家都满意这个动作了，班长用粉笔在我两只脚的四周划了个记号，告诉我天天都保持这个动作，直到作业完成。还说坐累了就休息几分钟，走动走动。

我静静地坐着，坐得很舒服。太舒服了，麻烦事也跟着来了。坐久了，瞌睡虫爬上眼皮，头渐渐往下堕。有人故意咳了一声，我被惊醒了，把头抬起来，歉意地浅笑了一下，坚持了一阵子，头慢慢地往下沉，又突然加速往下堕，额头碰到椅子扶手，我很不好意思地抬起头来，强打精神坚持下去。为了使我不打瞌睡，班长边画边和我说起话来：“很晚才睡吗？”

“早上两点多钟才睡。”

“天天一样吗？”

“是的，没错，天天都是那样，有时要到3点钟才能睡。”

“去跳舞，还是和男朋友晒月光？”

大家都笑起来，我也勉强咧嘴笑笑，答道：“我还没有男朋友。我天天上夜班，从傍晚5点多到半夜快两点，再收拾一下，洗个澡，两点了。”

这打工妹好顽强，好辛苦啊。班长说：“受得了吗？”

“我想还可以吧，年轻人嘛。”

说着聊着，一个早上的课上完了。学员们说，他们画的

是一个轻松的动作，一个活泼可爱的美貌姑娘摆了个很舒坦的动作。大家画得很开心，很投入，每个人都画得很好。第二个星期，他们用宣纸把白描稿拷贝上去，画成工笔国画。每当中间休息时，我都要看看他们怎么画。他们把我画得很美。作业完成后，学员们把画拍成照片，我央班长给我一张，他那张画得最好，最美，我一直珍藏着，这是我第一次当模特留下的美好纪念。

从着衣到裸体

上完国画系研修班的课，我又被排到油画系研修班上课。国画班的墨很香，学生在大桌子上铺一张毡子，把薄薄的宣纸放在毡上，用毛笔在上面画画，弯腰弓背。油画班满教室都充斥着油味，学生把绷好的画布放在垂直的油画架上，伸直手用笔沾着颜色画画，腰背伸得直直的，有时还会向后仰，歪头歪脑地审视着画面。国画班的学生斯文，油画班学生的手和衣服脏兮兮的，像个油漆匠。我刚进教室时很不舒服，后来与大家融洽了，慢慢地习惯了。

油画研修班画的是半身带手作业。任课老师让我坐在藤编的椅子上，两手搁在扶把上，头转向一边。有了在国画系研修班上课的经验，这次摆动作很快便摆好了。

油画系研修班班长林启聪年纪比较大，约 50 岁，我起初以为他是老师。林启聪是群众艺术馆美术培训部主任，原是个工厂工人，因喜欢画画，文化大革命期间调去搞宣传展览，跟老师们学了很多东西。那时候，美术学院的老师没课上，林启聪经熟人牵线，插在油画系老师们的画室里画画。油画老师中有留学美国的，也有留法和留苏的，都是油画界的高手。林启聪跟这群造诣高深的名家学习，言传身教，耳濡目染，得益匪浅，从一个普通工人修炼成一名画家，然后

是群艺馆培训部主任。他此次来美术学院脱产进修，一则是再学习，向到欧美考察归来的中青年老师吸取新的东西；二来领个高等美术学院的硕士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结业证书，能评上个中级职称；三可以画一批较好的画，画能卖钱，可以赚回高昂的学费。此外，可以兼顾物色体型和肤色好的女裸模特，聘她们晚上到群艺馆上课。我到油画研修班上课的第一天起，林启聪就一直盘算如何动员我上裸体课，只有在美院这一特殊环境里上过裸体课，模特小姐才会到群众艺术馆等外单位去上课。他认为我年轻，漂亮，肤色白皙而红润，肯定能吸引多一些学员来上课，收取多一点学费。

我又重复在国画班上课时的老套路，瞌睡不断，呵欠连连，睡眠实在不足，头很快往下沉。一个学生故意使劲打了个喷嚏，装得怪声怪调的，惹得哄堂大笑，我也被惊醒了。学生安静下来后，我的眼皮又往下沉了。林启聪见状，没话找话地说：

“小姐，你贵姓？”我的课表他看过，但他还是习惯以此作开场白。

我似睡非醒地答道：“什么？啊，我姓何，单一个艳字。”

“唔，荷花艳丽，出污泥而不染，这名字好听，你爸是个文人吧？什么地方人？”

“江西人，靠近湖南，我们那里是山区。”

“山沟沟里出凤凰，你很美。”

“是吗？谢谢。”聊了几句，我的睡意暂时消失了。

“为什么不去学门技术呢，比如理发师、发型师之类。”

“没钱交学费。赚了钱再说吧。”

林启聪画了几大笔衬布的色彩，小结道：“这倒也是，没钱和鬼讲，鬼也不理你。”

没人说话，教室里静极了，瞌睡虫快爬上我的眼皮，林启聪又发话了。

“何艳，一个月能赚多少钱？”

“酒店夜班工每月 500 元，不用掏住宿费。来美院才两个星期，工钱还没结。听说一个早上 16 块，是吗？”

“一节课 4 块钱，四四一十六，没错。一个星期五个早上，80 块；一个月四个星期，320 块。加上酒店 500 块，一个月能收获 820 块，不错。”林启聪说。

“太辛苦了，做下去恐怕连命也没了。”

“有那么严重吗？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嘛。”

“睡眠不足会折寿的。报纸上说，一位科学家把小白鼠分作两组试验，一组平静地生活，一组喂好多好多好东西给它们吃，但天天惊扰它们，不让它们安睡，结果很快就死了。”长期睡眠不足，我担心会产生未老先衰的恶果，对这类新闻报道特别敏感。

林启聪夸奖道：“不简单，打工妹懂得那么多。高中毕业吗？”

“电大中专班。”

“更不错。”

“是培训班儿，不是毕业班。”

停了一会儿，林启聪说：“你真的要解决好睡眠不足这个大问题，要不然一下子变老了，头发白了，嫁不出去当老女，惨了。”

“嫁不出去就不嫁呗，一个人过也蛮好。”

王小夫笑着插嘴道：“白了头也不要紧，嫁给林老师好啰，他不看形式，只看内容实质。”

教室里又哄堂大笑。林启聪是班上人人共知的“咸虫”。班上有两个穗州老处女，三十七八岁了，还没有嫁人。一个恃有几分姿色，对男士诸多挑剔，她恋过的男士不少，都是谈一个走一个，谈得快，热得快，也冷得快。另一个相貌太平庸，画画太投入，耽误了青春，自卑感重，至今仍孑然一身。林启聪对她俩都很好。同是穗州人，共同语言多一些。每天打饭都陪其中一个去，把饭拿到教室吃，吃完在走廊的长椅子上稍睡一会。一次饭后闲扯，说到合适处，林启聪对胡姓老处女说：“我跟老婆感情合不来，分居好几年了。我很早就做了结扎手术，不会出问题了。”胡老处女是个泼辣女人，以牙还牙地说：“结扎还不够，还要阉了，把那几两是非根割掉，你才不会想入非非。”林启聪不会脸红，也不会介意，仍然和她交往，只是被防着，少了亲昵感。过了一段日子，他又跟姓史的老处女说了同样的话，史小姐没有驳斥他，只当他嘴巴发疯癫。林启聪动口不动手，女士们对他也不会怎么样。

脸皮厚的人有脸皮厚的妙用。他又对我发起攻势了。

“何小姐，你把酒楼那份工辞掉吧，专门做模特就不会困了。”

“喝西北风啊？一个月才 320 元，还不够开饭的钱。”

“那你就不会算账了，当着衣模特钱当然少。当着衣模特是做模特，当脱衣模特也是做模特。你进了美术学院当过模特，别人就早预了你裸体模特的份了。当裸体模特一节课 10 块钱，一个早上四节课 40 块钱，下午三节课 30 块，一

天下来赚 70 块；一个星期五天，上足课能赚 350 块钱，一个月赚 1400 块钱。晚上你到我们培训部上课，两个小时 50 块钱，很好赚。你的收入比教授还高。”

“你是科长？你每天都排满我的课？光让我一个人赚钱？”

林启聪“嘻嘻”地干笑了几声，说：“算你上八成的课，再加校外的课，每月也有千来块。”

我没有再答话，上裸体课的问题还没有考虑好。

林启聪继续他的游说：“你不好意思到本科班上课，就到我们班吧。我们十个人，钟老兄比我大，儿子都大学毕业了；最小的王老弟也 30 岁，儿子上小学了。都是结过婚的人，不会对你‘起痰’的。”

狗嘴里长不出象牙，广东学员都笑起来，那是略带嘲弄的笑。广东人把男人对女人起歪念叫起痰。那歪念有如人的生理上的病，像喉咙里有痰，痒痒的，非咳出来不可。

林启聪嘻嘻地笑着，手里的画笔挥写不停。他画得很熟练，画得很快。数年来坚持不懈的晚班女裸写生课，使他对女裸像的塑造胸有成竹，用同班王小夫的话说，是“电脑复制一样准确”，什么颜色调合什么颜色该放在裸像的那个部位，他有一套完整的经验。这套经验使他画得快，画得准，画得有效果，但也因此画得档次不高，品味不雅。他的画品和他的人品一样，不错，但不雅，不好不坏，中不溜秋。他没有放弃对我的“进攻”：

“何小姐，我们画画的是正人君子，女裸模特是矜贵的受保护的，眼看手勿动。文化大革命前，美院油画系一位老师摆动态时不小心碰了女裸模特的某个突出部位，那女模特